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第五十五回 安夫人姐弟相逢 談翰林刑部探獄

詞曰：秋水漾平沙，天末沉霞，雁行棲定又喧嘩，怕見舟邊燈火燄。怕近蘆花。是處網羅賒，何苦天涯，勸伊早早比還家，江上風光留不得，請問飛鴉。

談氏夫人辭了和尚上船。正欲開船，只見兩個道人抬著食盒，到馬頭上來說：「請安太太慢些開船，住持和尚送得有粗齋在此。」家人進艙，回了太太。夫人命將齋收下，回了他幾兩銀子，打發來人回去。此刻還有船上的人在大山門遊玩，聽得船上鑼聲開船，各人皆忙忙趕上船來。水手抽去跳板，收拾篷索；正遇順風，扯起風帆。只見船行如飛，好比做：

離弦弓箭穿雲過，轡馬丟鞭快似風。

不一會，渡過江來，落下風帆，不覺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

且言張寅與呂昆坐在艙中半日，此一會，見船已住定，立在船頭一望：只見滿江如練，皓魄當空。命人將船停在江口，候談氏夫人用過了晚膳，吩咐備灑，擺在船頭玩月。二人坐下，先用了幾杯；況又對此月明之下，水光一色，甚覺襟懷歡暢。又見那些同幫船隻相依相傍，對著那峰巒聳秀，更加清況，真令人有仰止之思！飲了多時，命人收了酒餚，連夜開船。正是：

四海清風催短棹，五湖明月送行舟。

一路頂了黃河，顧了牲口驟轎，起早登程趕路。

那一日，忽然呂昆想起他有個姨母在登州胭脂寨，意欲前去探望。一路上帶緩牲口，忙向家人問：「胭脂寨離此還有多遠？」家人回說道：「過了胭脂寨，下來已有一百餘里。相公〔問〕他怎麼？」呂昆聽得離遠了，卻也不便回去，只得隨著安夫人的驟轎，一路下來。不覺將抵京師。張寅與呂昆商議道：「我們此去，不便在談府下榻：一者令正夫人尚未過門，二則我是個外人，此去不便。不若另租寓所，到也安穩。」呂昆道：「遵諭。」那一天，到了京城，著人先到了談翰林府中報信。談府著人迎接安太太。當下張寅、呂昆與安夫人分別，另租寓所，安住不題。

只言安夫人帶著家人、婦女，到了談府。談翰林將他姐姐接進內室。錢氏夫人與鳳鸞小姐大家一齊向前見札。用畢了茶，安夫人仔細一看，並不見他小姐前來迎接。是何原故？暗暗的驚訝道：

因何不見嬌生面？其中另有別蹊蹊。

談翰林見他姐姐獨自一個前來，事有奇怪，忙問：「姐丈、甥女為何不一同而至？」安夫人道：「你姊丈被聖旨詔上京來，聞得又被假傳聖旨拿向。你外甥女瑞雲放心不下，只得扮作男妝，前來探信，不料音信全無，存亡未卜。因此做姐姐憂慮在心，前來探望。」談翰林聽得此言，大驚道：「想是遭人毒手。姐姐先請安歇，不必悲傷，待兄弟慢慢打聽。」隨即命人收拾房屋，準備晚膳。一連過了幾日，安夫人心下著急，又不知張寅、呂昆住在何處。差人訪問，無奈京都地方甚大，無處覓訪，只得按下。

那一日，談翰〔林〕在侍讀衙門散館回來，帶著家人到刑部監中前來訪問。安老爺與談翰林姊舅相逢，傷悲不已，各將心事說了一遍。談翰林吩咐監役人好生看待，二人灑淚而別。回至家下，報知他姐姐，命人備了飲食酒餚，意欲前去探監。

正要上轎，忽見外面走進一人，衣衫藍縷，面目惶惶，好似乞丐一般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小姐跟隨的安福。昔日在胭脂寨失散，只得奔逃性命。安夫人一見安福的面，那裡還能夠去探監？吩咐家人先將飲食送到刑部監中去。回至內室，把安福喚將進去。安福跪倒在地，叩了幾個頭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為何夫人也來到此？」安夫人道：「命你跟隨小姐、臨妝前去，為何這等光景？如今小姐與臨妝在於何處？」安福聽得盤問，

含悲弔淚心酸痛，忙將往事說從頭。